

张恨水 / 著

纸醉金迷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紙
醉
金
迷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醉金迷/张恨水著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4. 1

(张恨水小说精品集)

ISBN 7-5378-2573-4

I. 纸... II. 张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23066号

纸醉金迷

张恨水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并州南路199号)

www.bywy.com

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:14.5 字数:520千字

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册

*

ISBN 7-5378-2573-4

I·2428 定价:26.00元



目录

1

- 第一回 重庆一角大梁子 (1)
- 第二回 吊楼上两家庭 (7)
- 第三回 回家后的刺激 (13)
- 第四回 乘兴而来败兴回 (19)
- 第五回 输家心理上的逆袭 (25)
- 第六回 一切是撩拨 (32)
- 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 (38)
- 第八回 半夜奔波 (45)
- 第九回 排队 (52)
- 第十回 半日工夫 (58)
- 第十一回 皮包的喜剧 (64)
- 第十二回 起了酸素的作用 (70)
- 第十三回 物伤其类 (76)
- 第十四回 一场惨改 (82)
- 第十五回 铸成大错 (88)
- 第十六回 杯酒论黄金 (95)
- 第十七回 两位银行经理 (101)
- 第十八回 再接再厉 (107)

一夕殷勤(纸醉金迷之二)

- 第一回 成就了一笔生意 (115)

第 二 回	安排下钓饵	(121)
第 三 回	入了陷笼	(127)
第 四 回	心病	(134)
第 五 回	两个跑腿的	(140)
第 六 回	巨商的手法	(147)
第 七 回	大家都疯魔了	(153)
第 八 回	如愿以偿	(159)
第 九 回	一夕殷勤	(165)
第 十 回	乐不可支	(171)
第 十 一 回	极度兴奋以后	(177)
第 十 二 回	一张支票	(183)
第 十 三 回	谦恭下士	(190)
第 十 四 回	忍耐心情	(196)
第 十 五 回	破家之始	(202)
第 十 六 回	胜利之夜	(208)
第 十 七 回	弃旧迎新	(214)
第 十 八 回	挤兑	(220)
此间乐(纸醉金迷之三)		
第 一 回	忙乱了一整天	(229)
第 二 回	交换的难关	(235)

- 第三回 戏剧性的演出(241)
- 第四回 钻石戒指(247)
- 第五回 心神不定(253)
- 第六回 营救丈夫的工作(259)
- 第七回 夜深时(265)
- 第八回 不可掩的裂痕(271)
- 第九回 一误再误(277)
- 第十回 破绽中引出了线索(283)
- 第十一回 赌徒的太太(289)
- 第十二回 人血与猪血(296)
- 第十三回 回家后的苦闷(303)
- 第十四回 有家不归(310)
- 第十五回 各有一个境界(317)
- 第十六回 你太残忍了(323)
- 第十七回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(329)
- 第十八回 此间乐(335)

谁征服了谁(纸醉金迷之四)

- 第一回 居然一切好转(343)
- 第二回 一连串的好消息(349)
- 第三回 魔障复生(355)

第 四 回	失去了母亲的孩子	(361)
第 五 回	滚雪球	(367)
第 六 回	谁征服了谁	(374)
第 七 回	各得其所	(381)
第 八 回	皆大欢喜	(387)
第 九 回	有钱然后有闲	(393)
第 十 回	凄凉的童歌	(399)
第 十 一 回	黄金变了卦	(405)
第 十 二 回	失败后的麻醉	(411)
第 十 三 回	欢场惊变	(418)
第 十 四 回	舞终人不见	(424)
第 十 五 回	空城一计	(431)
第 十 六 回	螳螂捕蝉黄雀在后	(436)
第 十 七 回	收场几个忍心人	(442)
第 十 八 回	爆竹声中一切除	(448)

第一回

重庆一角大梁子

民国三十四年春季，黔南反攻成功。接着盟军在非列滨的逐步进展，大家都相信“最后胜利必属于我”这句话，百分之百可以兑现。本来这张支票，已是在七年前所开的，反正是认为一张画饼，于今兑现有期了，那份儿乐观，比初接这张支票时候的忧疑心情，不知道相距几千万里，大后方是充满了一番喜气。但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也有人在报上看到胜利消息频来，反是增加几分不快的。最显明的例子，就是游击商人。在重庆游击商人，各以类分，也各有各的交易场所。比如百货商人的交易场所，就在大梁子。大梁子原本是在长江北岸最高地势所在的一条街道。几次大轰炸，把高大楼房扫为瓦砾堆。事后商人将砖砌着高不过丈二的墙，上面盖着平顶，每座店面，都像个大土地堂，这样，马路显着宽了，屋子矮小的相连，倒反有些像北方荒野小县的模样。但表面如此，内容却极其紧张，每家店铺的主人，都因为计划着把他的货物抛出或买进而不安。理由是他们以阵地战和游击商比高下的，全靠做批发，一天捉摸不到行市，一天就可能损失几十万法币。在这个地方，自也有大小商人之分。但大小商人，都免不了亲到交易所走一次。交易所以外的会外协商，多半是坐茶馆。小商人坐土茶馆，大商人坐下江馆子吃早点。在大梁子正中，有家百龄餐厅，每日早上，都有几批游击百货商光顾。这日早上七点半钟，两个游击商人，正围着半个方桌面，茶烟点心，一面享受，一面议生意经。上座的是个黄瘦子，但装饰得很整齐。他穿了花点子的薄呢西服，像他所梳的头发一样，光滑无痕，尖削的脸上，时时笑出不自然的愉快，高鼻子的下端，向里微勾，和他嘴里右角那粒金牙相配合，现出他那份生意经上的狡诈。旁座的是个矮胖子，穿着灰呢布中山服，满脸和满脖子的肥肉臃肿着，可想到他是没有在后方的吃平价米的，他将筷子夹了个牛肉包子在嘴里咬着，向瘦子道：“今天报上登着国军要由广西那里打通海口。倘若真是这样，外边的东西就可以进来了，我们要把稳一点。”那瘦子嘴角里衔着烟卷，取来在烟缸子上弹弹灰，昂着头笑道：“我范宝华生在

上海，中国走遍了，什么事情没有见过？就说这六七年，前方封锁线里钻来钻去，我们这边也好，敌人那方面也好，没有碰过钉子。打仗，还不是那么回事。把日本鬼子赶出去，那不简单，老李，你看着，在四川，我们至少有三年生意好做，不过三年的工夫也很快，一晃就过去了。为了将来战事结束，我们得好好过个下半辈子，从今日起，我们要好好的抓他几个钱在手上，这倒是真的，我们不要信报上那些宣传，自己干自己的。”老李道：“自然不去信他。但是你不信别人信；一听到好消息，大家就都抛出。越是这样越没有人敢要，一再看跌。就算我们手上这点存货蚀光了为止，我们可以不在乎。可是我们总要另找生财之道呀。于今物价这样飞涨，我每月家里的开销是八九上十万，不挣钱怎么办？你老兄更不用说了，自己就是大把子花钱。”范宝华露着金牙笑了一笑，表示了一番得意的样子，因道：“我是糊里糊涂挣钱，糊里糊涂花钱。前天晚上赢了二十万，昨天晚上又输了三十万。”老李道：“老兄，我痴长两岁，我倒要奉劝你两句，打打麻将，消遣消遣，那无所谓。唆哈这玩意，你还是少来好，那是个强盗赌。”范宝华又点了一支纸烟吸着。微摇了两摇头道：“不要紧，赌唆哈，我有把握。”老李听了这话，把双肉泡眼，眯着笑了起来。放下夹点心的筷子，将一只肥胖的右巴掌，掩了半边嘴唇，低声笑道：“你还说有把握呢，那位袁三小姐的事，不是我们几位老朋友和你调解，你就下不了台。”范宝华道：“这也是你们朋友的意思呀。说是我老范没有家眷，是一匹野马，要在重庆弄位抗战夫人才好。好吧，我就这样办。咳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叹了口气，改操着川语道：“硬是让她整了我一下。你碰到过她没有？”老李笑道：“你倒是还惦记她呢。”范宝华道：“究竟我们同居了两年多。”正说到这里，他突然站起身来，将手招着道：“老陶老陶，我们在这里。”老李回头看时，走来一位瘦得像猴子似的中年汉子，穿了套半旧的灰呢西服，肋下夹了个大皮包，笑嘻嘻的走了来。他的人像猴子，脸也像猴子，尤其是额头前面，像画家画山似的一列列的横写了许多皱纹。老李迎着也站起来让坐，范宝华道：“我来介绍介绍，这是陶伯笙先生，这是李步祥先生。”陶伯笙坐下来笑道：“范兄，我一猜就猜中，你一定在大梁子赶早市。我还怕来晚了，你又走了。”范宝华道：“大概九点钟，市场上才有的确消息，先坐一会吧。要吃些什么点心？”茶房过来，添上了杯筷，他拿起筷子，指着桌上的点心碟子道：“这不都是吗？我不是为了吃点心而来。我有件急事，非找你商量一下不可。”范宝华笑道：“又要我凑一脚？昨天输三十万了，虽然钱不值钱，数目字大起来，也有点伤脑筋。”陶伯笙喝着茶，吃着点心，态度是很从容的。他放下筷子，手上拿了一只桶式的茶杯，只管转着看上面的花纹。然后将茶杯放在桌上，把手按住杯口，使了一下劲，作个坚决表示的样子，然后笑道：“大家都说胜利越来越近了，也许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回到南京了。无论如何，由现在打算起，应该想起办法，积攒几个盘缠

钱。要不然，两手空空怎么回家？”范宝华道：“那末，你是想作一笔生意。我早就劝过你了，找一笔生意作。你预备的是走哪一条路？”陶伯笙额头上的皱纹，闪动了几下，把尖腮上的那张嘴，笑着裂痕伸到腮帮子上去，点了头道：“这笔生意，十拿九稳赚钱。现在黄金看涨，已过了四万。官价黄金，还是二万元一两。我想在黄金上打一点主意。”范宝华对他看了一眼，似乎有点疑问的样子。陶伯笙搭讪着把桌上的纸烟盒取到手，抽出一支来慢慢的点了火吸着。他脸上带了三份微笑，在这动作的犹豫期间，他已经把要答复的话，拟好了稿子了。他喷出一口烟来道：“我知道范兄已经作有一批金子了。请问我当怎么作法？”范宝华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兄，尽管你在赌桌上是大手笔，你还吃不下这个大馍馍吧，黄金是二百两一块，买一块也是四百万。自然只要现货到手，马上就挣它四百万。可是这对本对利的生意，不是人人可以作到的。”陶伯笙道：“这个我明白。我也不能那样糊涂，想吃这个大馍馍。你说的是期货，等印度飞来的金砖到了，就可兑现，自然是痛快。可是我只想小做，只要买点黄金储蓄券。多一点三十两二十两，少一点十两八两都可以。”范宝华道：“这很简单，你挤得出多少钱就去买多少得了。我还告诉你一点消息，要作黄金储蓄，就得赶快。一两个礼拜之内，就要加价，可能加到四万，那就是和黑市一样，没有利息可图了。”陶伯笙看了李步祥一下，因道：“大家全不是外人，有话是不妨实说。我也就为了黄金官价快要涨，急于筹一笔钱来买。范兄，你路上虽得活动，你自己也要用，我不向你挪动。但是，我想打个六十万元的会。”范宝华不等他说完，抢着道：“那没有问题。不就是六万元一脚吗？我算一脚。”陶伯笙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没有问题，除了你还要去找九个人呢。实在不大容易。我想，求佛求一尊。打算请你担保一下，让我去向人家借一笔款子。”范宝华两手同摇着笑道：“你绝对外行。于今借什么钱，都要超过大一分，借六十万，一个月要七八万元的利钱。黄金储蓄，是六个月兑现。六七四十二万，六个月，你得付五十万的子金。这还是说不打复利。若打起复利，你得付六十万的利息。要算挣个对本对利，那不是白忙了？”那胖子李步祥原只听他两人说话。及至陶伯笙说出借钱买黄金的透顶外行话，也情不自禁的插嘴道：“那玩不得，太不合算了。”陶伯笙道：“我也知道不行，所以来向范兄请教，此外，还有个法子，我想出来邀场头，你总可以算一脚吧？”范宝华道：“这没有什么，我可以答应的。不过要想抽六十万头子，没有那样大的场面。而且还有一层，你自己不能来。你若是也加入，未必就赢。若是输了的话，你又算白干，那大可不必。”陶伯笙偏着头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自然是我不来。不过到了那个时候，朋友拉着我上场子，我要是说不来的话，那岂不抹了人家的面子？怎么样？李先生可以来凑一脚？”李步祥笑道：“我哪里够资格？我们这天赶市场的人，就挣的是几个脚步钱。”范宝华道：“提起了市场我们就说市场吧。老李，你

到那边去看看，若是今天的情形有什么变动的話，立刻来给我一个信。我和老陶先谈谈。”李步祥倒是很听他的指挥，立刻拿起椅子上的皮包就走出餐厅的大门。刚走到大门口，就听到有人在旁边叫道：“我一猜就猜着了，你们会在这里吃早点的。”他掉转头去看时，说话者就是刚才和范宝华谈的袁三小姐。她穿着后方时新的翠绿色白点子雪花呢长袍，套着浅灰法兰绒大衣。头发是前面梳个螺旋堆，后面梳着六七条云丝纽。胭脂粉涂抹得瓜子脸上像画上的美女一样，画着两条初三四的月亮型眉毛。最摩登的，还是她嘴角上那粒红豆似的美人痣。看这个女人也不像是怎样厉害的人。倒不想她和范宝华变成了冤家。他匆遽之间，为她的装饰所动，有这点感想，也就没答复出什么话来，只笑着点了两点头。袁小姐笑道：“哼！老范也在这里吧？”她说着，把肋下夹的皮包拿出来，在里面抽出一条小小的花绸手绢，在鼻子上轻轻抹了两下。李步祥又看到她十个手指头上的蔻丹，把指甲染得血一般的红。她笑道：“老李！你只管看我作什么？看我长得漂亮，打什么主意吗？”李步祥哎哟了一声，连说不敢不敢。袁三小姐笑道：“打我什么主意，谅你也不敢，我是问你，是不是打算和我作媒？”李步祥还是继续的说着不敢。袁三小姐把手上的手绢提了一只角，将全条手绢展开，抖着向他拂了一下，笑道：“阿木林，什么不敢不敢？实对你说，你要发上几千万的财，也就什么都敢了。”老李笑道：“三小姐开什么玩笑，你知道我是老实人。”她笑道：“哼！老实人里面挑出来的。哪个老实人能作游击商人？这也不去管他了。你是到百货市场去吧？托你一件事，给我买两管三花牌口红来。别害怕，不敲你的竹杠，我在百龄餐厅等着你。买来了，我就给你钱。”李步祥先笑道：“袁小姐就是这一张嘴不饶人。东西买来了，我送到哪里去？”袁三道：“你没有听见吗？我在百龄餐厅等着你。你以为老范在那里我不便去。那没有关系，不是朋友，我们也是熟人。回头要来。”说着笑对他招招手，她竟是大开了步子，走进餐厅里去。李步祥望着她的后影，摇了两摇头自言自语的道：“这个女人了不得。”于是走上百货市场去。这百货交易所在一幢不曾完全炸毁的民房里。这屋子前后共有四进，除了大门口，改为土地堂的小店面而外，里面第二第三两进屋子，拆了个空，倒像个风雨操场。这两进房子里挨着柱子，贴着墙，乱哄哄地摆下摊子。那些摊子上，有摆衬衫袜子的，有摆手绢的，有摆化妆品的，也有专摆肥皂的。夹着皮包的百货贩子，四处乱钻，和守住摊子的人，站着就地交涉。全场人声哄哄，像是夏季黄昏时候，扰乱了门角落里的蚊子群。李步祥兜了两三处摊子，还没有接洽好生意，这就有个穿蓝布大褂的胖子光了头，搬一条板凳放在屋子中间。他这么一来，立刻在市场上的游击商人，就围了上来。人围成了圈子以后，那胖子站在凳子上，在怀里掏出一本拍纸簿，在耳朵夹缝里取出一支铅笔。他捧着簿子看了看，伸了手叫道：“新光衬衫九万。”只这一声，四处八方，

人丛中有了反应：“八万，八万五，八万二，两打，三打，一打。”同时，围着人群的头上，也乱伸了手。那胖子又在喊着：“野猫牌毛巾一万二。”在这种呼应声中，陆续的有人走来，加进了那个拥挤的人圈，人的声音也就越发嘈杂了。李步祥的意思，只是来观场，并不想买进货品，也就只站在人丛后面呆望了一阵。约莫有十来分钟，他把市场今日的行市，大概摸得清楚了。却有人轻轻在肩上拍了一下，看时，正是那位邀赌的陶伯笙。便笑道：“陶先生，你也有兴致来观观场吗？不买东西，在这里站着是无味的，声音吵得人发昏。”陶伯笙笑道：“那位袁三小姐又去找老范去了。我想坐在一处，他们或者不好说话，所以我就避开来了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没有关系。我和他们混在一处两三年，什么不知道。这位袁三小姐是什么全不在乎的。不是你提起我倒忘怀了。她正叫我给她买两支口红呢。来吧，我们一同来和袁小姐看口红。”说着，转了两三个化妆品摊子，果然找到了两支三花牌口红。李步祥一问价钱，那位摊贩子并没有开口说话，将蓝布衫的长袖子伸出来。当李步祥也伸过手去和他握着时，他另一只手，立刻取了一块白的粗布手巾，搭在两个人手上，也不知道他们两只手在布底下捏了些什么。那李步祥缩回手来，摊贩子立刻摇了两摇头道：“那不行，差远了。”李步祥笑着伸过手去两只手捏住，又把布盖着。他连问着：“可不可以？”于是两个人一面捏手，一面打着暗号，结果，李步祥缩回手来，掏出几千元钞票，就把口红买过来了。陶伯笙跟着他走了几步，笑道：“为什么不明说，瞒着我吗？”李步祥道：“市场上就是这么一点规矩，明事暗做。其实什么东西，什么价钱，大家全知道。你非这样干，他不把你当内行，有什么法子呢。走吧，把东西送给袁三去。”陶伯笙笑道：“你当了老范的面，送她这样精致的化妆品，恐怕不大妥当，老范那个人疑心很重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没关系，大家全是熟极了的人。”他说着，向前走，一到餐厅门口，陶伯笙不见了。心想，这家伙倒是步步当心，是个精灵鬼，自己也不可太大意。于是缓着步子向里走，隔着餐厅玻璃门，先探头望了一下。那袁三和范宝华坐在原先的桌位上，谈笑自若。她倒是先看见了，抬起手来，连招了两下。李步祥只好夹着皮包走过去了。看看范袁两人脸色，都极其自然。便横头坐下来笑道：“刚才范兄还提到你的，不想你就来了。”袁三将眼睛向两人瞟了一眼，笑道：“那多谢你们惦记了。”李步祥道：“本来你和范兄是很好的。大家还可以……”袁三立刻把笑脸沉下来道：“老李，话不要说得太远了。过去的事提他干什么？我们都不过是朋友而已。朋友见面，坐坐茶馆何妨？”李步祥把脸腮上的肥肉拥起来，苦笑了一下。袁三又笑道：“你自说是个老实人，说错了话我也不怪你。托你买的口红，你买了没有？”他便在口袋里掏出两支口红管子，放在桌上。袁三拿过去看了看装潢上的记号，又送到鼻子尖上闻了两下，点着头道：“这是真的，你花了多少钱买的？”李步祥笑道：“小意思，还问什么价钱？”袁三道：

“我敲竹杠要敲像老范一样的，敲就敲笔大的。你这个小小游击商人，经不起我一敲。多少钱买的？说！”李步祥一想，这家伙真凶，和她客气不得。于是点了头笑道：“袁小姐说的是，你就给五千块钱吧！我们买得便宜。”袁三道：“两千五百元买不到一支口红，你说实话。”李步祥将肥脖子一缩，笑道：“袁小姐真是厉害，市场上价目都晓得。我是七千元买的。”袁三将朱漆的小皮包放在桌上打开，在里面抽出一叠钞票，拿了几张由桌面上向李步祥面前一丢。因笑道：“你真是阿木林。北平人有句话，叫做窝囊废，你说对不对？”李步祥红着脸道：“民国二十一年，我混小差使在北平住过两年，这句话我懂得。那比上海人说的阿木林还要厉害一点。”袁三道：“你看！要钱就要钱，白送就白送，少算两千块钱，那算怎么回事？”他笑道：“我怕袁小姐嫌我买贵了。”她笑着叹了口气道：“你真是一块废料。”说话时，还把手上拿的花绸手绢隔了桌面向他拂了几拂。李步祥心里十分不痛快，可是对她还只有微笑。袁三站了起来，将皮包夹在肋下，向范宝华道：“你大概是不要我会东的了。”范宝华笑道：“根本你也没有扰我，就只喝了半杯茶。”袁三道：“胜利快来到了。大概一两年内，我们可以回上海。好孩子，好好的抓几个钱回家去养老婆儿女，别尽管赌唆哈。”她说着话时，手拿了皮包，将皮包角按住桌子，在地面悬起一只脚，将皮鞋尖在地面上点着。最后，说了两个字“再见”，扬着脖子挺了胸脯子就这样的走了。范李怔怔的对望了一阵。还是范宝华笑道：“这家伙越来越流，简直是个女棍子。幸而她离开了我，若是现今还在一处，我要让她搜刮干了。”李步祥道：“我在餐厅门口碰着她，是她先叫我的。她叫我到市场上去买口红。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我见着她就软了，她叫我买东西，我不敢不买。我想老兄不会见怪。”范宝华也笑着叹口气道：“你真是一块废料。这且不谈，今日市场情形怎么样？”李步祥道：“还在看跌，市场上很少人进货，我们还是按兵不动的好。”范宝华将桌子一拍道：“我还看情形三天，三天之内，还是继续看跌的话，我决计大大的变动一下，要干就痛痛快快地大干一阵，这样不死不活的也闷得很。我也不能让袁三小视了我。”李步祥道：“如果你有这个意思，我倒可以和你跑跑腿。那衡阳来的几个百货字号，当去年撤退的时候，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进来了，就是存着货不肯拿出来，预备挣钱又挣钱。现在国军打胜仗，眼见不久就要拿回桂柳，货留着不是办法，预备倒出来。你若买进一部分回来，赶快运到内地去卖，还是一笔好生意。”范宝华笑道：“你真是不行，大后方可作的生意多着呢，除了作百货，我们就没有第二条路子吗？你瞧着吧，这个礼拜以内，我要玩个大花样。老陶那家伙溜了，你到他家去找他一趟，让他到家里来找我。老李，你看我发财吧！”说着，打了一个哈哈。

第二回

吊楼上两家庭

范宝华是个有经验的游击商人，八年抗战，他就做了六年半的游击商，虽然也有时失败，但立刻改变花样，就可以把损失的资本捞回来。因之利上滚利，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冬季，以二百元法币作本钱，他已滚到了五千万的资本。虽然这多年来，一贯的狂嫖浪赌，并不妨碍他生意的发展。李步祥以一个小公务员改营游击商业，才只短短的两年历史，对范宝华是十分佩服的，而且很得他许多指导，见他这样的大笑，料着他又有了游击妙术。便笑道：“你怎样大大的干一番？我除了跑百货，别的货物，我一点不在行，除此之外，现在以走哪一条路为宜呢？”范宝华笑道：“你不用问着我这手戏法吧，你去和我找找老陶，就说我有新办法就是了。若是今天上午能找到，就到我那里去吃中饭。否则晚上见面。今晚我不出门，静等他。”李步祥道：“我看他是个好赌的无业游民，他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办法吗？”范宝华道：“你不可以小视了他，他不过手上没钱，调动不开。若是他有个五六百万在手上，他的办法，比我们多得多呢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我是佩服你的，你这样的指挥我作，我就这样进行。这次你成功了，怎么帮我的忙？”范宝华笑道：“借给你二百万，三个月不要利钱。你有办法的话，照样可以发个小财。”他听了自是十分高兴，立刻夹了皮包，就向陶伯笙家来。这陶伯笙住在临街的一幢店面楼房里，倒是四层楼。重庆的房子包括川东沿江的码头，那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建筑。那种怪法，怪得川外人有些不相信。比如你由大街上去拜访朋友，你一脚跨进他的大门，那可能不是他家最低的一层，而是他的屋顶。你就由这屋顶的平台上，逐步下楼，走进他的家，所以住在地面的人家，他要出门，有时是要爬三四层楼，而大门外恰是一条大路，和他四层楼上的大门平行。这是什么缘故？因为扬子江上溯入峡，两面全是山，而且是石头山。江边的城市，无法将遍地的山头扒平。城郭街道房屋，都随了地势高低上下建筑。街道在山上层层地向上横列地堆叠着，街两旁的人家，就有一列背对山峰，也有一列背对了悬崖。背对山峰的，他的楼房，靠着山向上起，碰巧遇

到山上的第二条路，他的后门，就由最高的楼栏外，通到山上。这样的房子还不算稀奇。因为你不由他的后门进去，并不和川外的房屋有别的。背对了悬崖的房屋，这就凭着川人的巧思了。悬崖不会是笔陡的，总也有斜坡。川人将这斜坡，用西北的梯田制，一层层的铲平若干尺，成了斜倒向上堆叠的大坡子。这大坡子小坦地，不一定顺序向上，尽可大间小，三间五，这样的层次排列。于是在这些小坦地上，立着砖砌的柱子，在上面铺好第一层楼板。那末，这层楼板，必须和第二层坦地相接相平。第二层楼面就宽多了。于是在这一半楼面一半平地的所在，再立上柱子，接着盖第三层楼。直到最后那层楼和马路一般齐，这才算是正式房子的平地。在这里起，又必须再有两三层楼面，才和街道上的房子相称。所以重庆的房子，有五六层楼，那是极普通的事。可是这五六层楼，若和上海的房子相比，那又是个笑话。他们这楼房，最坚固的建筑，也只有砖砌的四方柱子。所有的墙壁，全是用木条子，双夹的漏缝钉着，外面糊上一层黄泥，再抹石灰。看去是极厚的墙，而一拳打一个窟窿。第二等的房子，不用砖柱，就用木柱。也不用假墙，将竹片编着篱笆，两面糊着泥灰，名字叫着夹壁。还有第三等的房子，那尤其是下江人闻所未闻。哪怕是两三层楼，全屋不用一根铁钉。甚至不用一根木柱。除了屋顶是几片薄瓦，全部器材是竹子与木板。大竹子作柱，小竹子作桁条，篾片代替了大小钉子，将屋架子捆住。壁也是竹片夹的，只糊一层薄黄泥而已。这有个名堂，叫捆绑房子。由悬崖下向上支起的屋子，屋上层才高出街面的，这叫吊楼，而捆绑房子，就照样的可以起吊楼。惟其如此，所以重庆的房子，普通市民，是没有建筑上的享受的。陶伯笙是个普通市民，他不能住超等房子，也就住的是一等市房的一幢吊楼。吊楼前面临街，在地面上的是一家小杂货铺。铺子后面，伸出崖外，一系列两间吊楼。其中一间住了家眷。另一间是他的卧室，也是客厅，也是他家眷的餐厅。过年节又当了堂屋，可以祭祖祭神。这份儿挤窄，也就只有久惯山城生活的难民处之坦然。李步祥经范宝华告诉了详细地点，站在小杂货店门口打量了一番，望着店堂里，堆了些货篓子货架子，后面是黑黝黝的，怕是人家堆栈，倒不敢进去。就在这时，有个少妇由草纸堆山货篓子后面笑了出来，便闪开一边看着。那少妇还不到三十岁，穿件半旧的红白鸳鸯格子绸夹袍，那袍子自肋以下有三个纽扣没扣，大衣襟飘飘然，脚下一步两声响，踏了双皮拖鞋。烫头发鸡窠似的堆了满头和满肩。不过姿色还不错。圆圆的脸，一双画眉眼，两道眉毛虽然浓重些，微微的弯着，也还不失一份秀气。她操着带中原口音的普通话，笑着出来道：“下半年再说吧，有人请我听戏哩。今天该换换口味了。”她脸腮上虽没有抹胭脂粉，却是红晕满腮，她笑着露出两排白牙，很是美丽。李步祥想着，这女人还漂亮，为什么这样随便，他正这样注意着，后面正是陶伯笙跟出来，他手上举了只手皮包，叫着道：“魏太太你丢了重要

的东西了。”她这才站住，接过皮包将手拍着道：“空了。丢了也不要紧。不是皮包空了，我今天也不改变路线去听戏。这两次，我们都是惨败。”说着，摇头微笑，走到隔壁一家铺子里去了。李步祥这才迎向前叫声陶先生。他笑道：“你怎么一下工夫又到这里来了。请家里坐，请家里坐。”说着，把他由店堂里向后引，引到自己的客室里来。李步祥一看，屋子里有张半旧的木架床，被褥都是半旧的。虽然都还铺叠得整齐，无如他的大皮包、报纸、衣服袜子，到处都是。屋子里有张三屉桌和四方桌，茶壶茶碗、书籍、大小玻璃瓶子、文具，没有秩序的乱放。在垃圾堆中，有两样比较精致些的，是两只瓷瓶，各插了一束鲜花，另外还有一架时钟。这位陶先生出门，把身上的西服熨烫得平平整整，夹了个精致大皮包，好像家里很有点家产，可是住的屋子这样糟。这吊楼的楼板，并没有上漆，鞋底的泥代了油漆作用，浮面是一层潮粘粘的薄灰。走着这楼板还是有点儿闪动。陶伯笙赶快由桌子下面拖出張方凳子来，上面还有些瓜子壳和水渍，他将巴掌一阵乱抹，然后拍着笑道：“请坐请坐。”李步祥看他桌上是个存货堆栈，也就不必客气了，把带来的皮包，也放在桌上。虽然那张方凳子，是陶伯笙用手揩抹过的，可是他坐了下去，还觉得不怎么合适，那也不理会了。因笑道：“我不是随便在门口经过的，我是老范叫我来的。”陶伯笙道：“刚才分手，立刻又请老兄来找我，难道又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吗？”说着，在身上掏出一盒纸烟，抽了一支敬客。李步祥站起来接烟时，裤子却被凳面子粘着，拉成了很长。回头看时，有一块软糖，半边粘在裤子上，半边还在凳面上，陶伯笙笑着哎呀了一声道：“这些小孩子真是讨厌，不，也许是刚才魏太太丢下来的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我这身衣服跟我在公路上跑来跑去，总有一万里路，那也很够本了。”他伸手把半截糖扒得干净，主人又在床面前另搬了张方凳子出来，请客坐下。李步祥吸着烟，沉默了两三分钟，然后笑道：“这件事，就是我也莫名其妙。老范坐在茶座上，突然把桌子一拍，说是三天之内，要大干一番，而且说是一定要发财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财会怎样的发起来。他就叫我来约你去商量。想必他大干一番，要你去帮忙。”陶伯笙伸着手搔了几搔头。因道：“要说作买卖，我也不是完全外行，但是要在老范面前，着实要打个折扣，他作生意，还用得着我吗？”李步祥道：“他这样的着急要我来约你，那一定有道理。他在家等你吃午饭，你务必要到。”说着，就拿了皮包要走。陶伯笙说道：“老兄今天初次光顾，我丝毫没有招待，实在是抱歉。”说着，将客送出了大门，还一直的表示歉意。李步祥走了，他站在店铺屋檐下，还不住的带着笑容。有人笑问道：“陶先生，什么事这样的得意？把客送走了，还只是笑容满面。这个胖子给你送笔财喜来了？”看时，又是那魏太太。她肋下夹着一本封面很美丽的书，似乎是新出版的小说。手上捏了个牛角尖纸包，里面是油炸花生米。便答道：“天下有多少送上门来的财喜？他说是老

范叫他来约我的，要我上午就去。”魏太太道：“那还不是要你去凑一脚。在什么地方？”陶伯笙道：“不见得是约我凑脚。他向来是哪里有场面就在哪里加入，自己很少邀班子。而且我算不得硬脚，他邀班子也不会邀我。”这时，有个穿藏青粗呢制服的人，很快的由街那边走过来，站住，皱了眉向魏太太道：“怎么在大街上说赌钱的事。”魏太太钳了一粒花生米，放到嘴里咀嚼着，因道：“怎么着？街上不许谈吗？”她钳花生米吃的时候，忘了肋下，那本书扑的一声落在地上。她赶快弯腰去捡书。可是左手作事，那右手捏的牛角尖纸包，就裂开了缝，漏出许多花生米。那男子站在旁边，说了两个字：“你看。”不想这引起魏太太的怒火，刷的一声，把那包花生米抛在地上，掉转身就走进杂货店隔壁的一家铺子去了。陶伯笙笑道：“魏先生，端本老兄，你这不是找钉子碰吗？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质问太太？”魏端本脸上，透着三分尴尬，苦笑的道：“我这是好意的劝告，也不算是质问啦。”陶伯笙笑道：“赶快回家道歉吧。要不然，怪罪下来，你可吃不消。”魏端本微笑着，走向他的家。他的家也是在一幢吊楼上。前面是泂冷酒店。他们家比陶家宽裕，拥有两间半屋子。一间是小客室，也作堂屋与餐厅，有一张方桌子，一张三屉桌，和几只木椅子和藤椅子。但是这样屋子也就满了。另一间是他夫妇的卧室，此外半间，算是屋外的一截小巷，家里雇的老妈子，弄了张竹板床，就睡在那里。魏先生放缓了脚步，悄悄的走进了卧室，却见太太倒在床上，捧了那本新买的小说在看，两只拖鞋，一只在地板上，一只在床沿上。光了两只脚悬在床沿外，不断来回的晃着。魏先生走进房，站着呆一呆，但魏太太并不理他，还是晃着脚看着书。魏先生在靠窗户的桌子边坐下。这里有张半旧的五屉柜。也就当了魏太太的梳妆台。这上面也有茶壶茶杯，魏先生提起茶壶，向杯子里斟着茶，不想这茶壶里却是空的。因道：“怎么搞的？这一上午，连茶壶里的茶都没有预备。”那魏太太依然看她的书，对他还是不理睬。魏端本偷看太太的脸子，很有点怒色，便缓缓的走到床面前，又缓缓的在床沿上坐下。因带了笑道：“我就是这样说一声，你又生气了吗？”说着，伸出手去，正要抚摸太太悬在床沿上的大腿。不料她一个鲤鱼打挺，突然坐了起来，把手将魏端本身上推，沉着脸道：“给我滚开些。”魏端本猛不提防，身子向旁边歪过去。碰在竹片夹壁上，掉落一大块石灰。他也就生气了，站在床面前道：“为什么这样凶？我刚刚下办公厅回来，没有吃，没有喝，没有休息。你不问一声罢了，反而生我的气。”魏太太道：“没吃没喝，活该。你没有本领养家活口，住在这手推得倒的破吊楼上。我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份罪。你有本领，不会雇上听差老妈子，伺候你的吃你的喝？”魏端本道：“我没有本领？你又有甚么本领，就是打唆哈。同事的家眷，谁不是同吃着辛苦，度这国难生活？有几个人像你这样赌疯了。”魏太太使劲对丈夫脸上啐了一声。竖着眉毛道：“你也配比人家吗？你这个骗子。”说着索性把手